城市中关于圣女的传闻也是纷纷洋洋，那些亲眼见证过的教徒们开始疯狂的宣传，以至于人们一提到圣女就会虔诚的祈祷治愈自己的疾病，并且信仰着自己死后必然会到达一个完美的世界，潜伏结束的阿杰尔回到了娼馆，原本这一条腐败的街道也冒出了不知名的宗教人员，就连原本一些对此毫无反应的娼妇们也在自己的项链上挂上了小小的十字，并且在没有招揽到客人的夜晚行走到教堂当中取得一瓶小小的圣水，抿着几口希望自己能够脱离娼馆的所在。

    “所以，真的看不出是用了什么方法。”喝着在口腔中失去味道的朗姆酒，再多的香料也让这些肉块变得如同蜡烛油一样乏味，教会这一次成功吸引到了足够的人，并且让那些虔诚的人疯狂得即便让他们殉教也是简单至极。

    “或许圣女真的拥有与众不同的力量。”林克这几天已经放弃了原本的饮食，咀嚼着从海外的廉价烟草叶，导致他一说话就会让锖色玫瑰的酒馆中洋溢着厚重的怪异味道，混合着朗姆酒还有麦芽酒总觉得不怎么令人舒服，但现在来到这里醉生梦死的人也是许多，艾琳倒是每天叹着气，收拾着醉鬼们的残局，“我派出几个人，手上的伤口是他们亲自划下的，但是在触碰到所谓的圣水之后就愈合了，并且这种圣水每天供不应求，甚至于其他的城市和其他的国家都在渴求这种存在。”

    “即便是昂贵的药水，也不可能迅速的治愈这样的伤口。”阿杰尔说到，“那真的像魔法一样，就是他们说的神迹，腐烂的双腿都出现了愈合中的粉色嫩肉，瞎眼的人张开双目，哑巴开口唱起了歌，怎么看都是瞎扯谈。”- B( c6 g- ~$ e) y

    “所以明天有圣女的谒见，在教会那边。”林克说到，“我倒是有个方法，不知道能不能用。”

    “你想怎么说。”阿杰尔问道。. |; i5 g: \& O0 `# @/ b

    “散发如果可以吃到圣女的肉的话，就能够获得漫长的寿命。”林克说到，“当然了，如果真的是圣女的话，我可能会投入硫磺业火中吧，如果是假的，那么我们也是伤害了教会抓来的几个女孩。”4 r) Y7 i- z\* o0 s8 M3 Z9 G. F7 W

    “还真的有点残忍啊。”阿杰尔说到，“为了动摇教会，这样值得吗。”9 Q! \7 ~/ e7 p3 u: Y; v

    “或许不值得把。”林克疲倦地笑了笑，“说不定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被当做危害而清除，即便是开设非法娼馆这个名号就足够掩盖我们的所作所为了，所以一直处于被动的我们也只能这样了吧，可是看着这一条街道上被教会说是异端随后被火焰焚烧的人们，曾经也是陪伴着我们共同长大，或者是帮助过我们的那些人们啊，我们不应该为着他们做些什么吗？”

    “或许吧。”阿杰尔叹了口气，“今天晚上我再去教会看看。”1 F( E  [- G) `- j  ]& W. s' }\* o

    “行。”林克无奈从腰间解下一个蛇皮袋，扔在桌上，“倒也是有点讽刺啊，有人传言被洗礼过的女性和人交媾的话，也会将某种力量传递给交媾的人。”  \; {# L9 c+ U7 m

    “的确是讽刺。”阿杰尔看着比过往更加多的娼馆收入，“那么这个你打算怎么用呢。”

    “多开几个酒馆吧。”林克摆了摆手，“多找点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会需要的东西吧。”

    “行，我顺便再去看看能不能打探到有关于圣女的什么消息。”阿杰尔说到，“顺便我能不能用这点钱去买把新的匕首？”/ D4 e( y/ w  [1 k, b9 a) f  T\* r

    “没问题。”林克说到。

    行走在熟悉的夜色当中，教堂的门口即使是在夜晚依然门庭若市，新的教徒愈发的多，当然更多的只是追求一种现实性的利益，得到更多的金钱，或者希望自己做出某些事情的时候不被发现，治疗多年未曾痊愈的疾病，倒是很少有着真正的虔诚者或者是殉道者，但教会倒是不会在意这些，堂而皇之的开始贩卖起圣水，而那些反对的异端根本不用出动骑士就能让在周围盲目的人群殴打着那些出头的人，留下满地的污泥和肮脏的血液还有抽搐的尸 体，还有远方瘦骨嶙峋的野狗以及飞舞着的苍蝇。8 l! R/ \_/ {" V" C8 r  f- C

   铁匠铺除了门口挂了一个十字架之外就没什么变化，打铁的人却换了一个，在递交了金币之后靠在一旁的墙壁上看着阴沉的天空，似乎又要下雨了，匕首的挑选倒是没有花费多少的时间，选择了一把差点划破自己指甲的锋利匕首插入了刀鞘中，朝着明天准备着谒见圣女的教堂走去，一路上遇到了许多的教徒，他们已经等待着明天的到来，凭借着自己对于夜色和那些错综复杂街道的了解，避开了蜂拥的人群来到了教堂的后门，不过异常奇怪的没有任何骑士的把手，要是真正的圣女的话，估计这里是戒备森严了吧。) `/ [\* G8 a4 z6 f\* W1 Y

   匕首插入门缝中，上下滑动了下，并没有发现门栓的存在，轻而易举的推开大门，清冷的教堂隔绝了外界的雨声，在原本容纳神父所在的房间中有着微弱的光亮和一个女孩的啜泣之声，阿杰尔拿出了腰间的匕首，轻轻推开了门，赤裸着身体的少女背对着他，地面上是碎裂的昂贵玻璃器皿还有一些廉价的木杯，的确，阿杰尔可以确认这是自己划过人中的那个圣女，在神父把匕首刺入她的心脏后突然间恢复了生命的活力，而再度划破她的皮肤而流淌下来的透明液体就是所谓的圣水，一次只有少许的一两滴，但却能治愈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些教徒起初担心害怕伤害带来的谴责，不过发现圣女并非留下血液，而是圣水，即便是她因为疼痛而流淌出的眼泪都能给人安心的感觉，于是趋之若鹜的圣徒不断的舔祗着圣女的脸庞，如同贪婪的野兽，阿杰尔受不了如此荒谬的场面，便快速的离开了。

   “你就是圣女吗。”阿杰尔放下了兜帽，以及把衣领微微的提高了些许，确保圣女不会看到自己的面容，匕首也是藏在了手臂之后，静静等待着啜泣少女的回复。